

# 为让居民家中热起来,这几名党员“挺拼”—— 供热一线上的“暖男”



## 火眼金睛 守卫供热核心

“我们班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用户提供安全稳定热源”,11月26日下午3点,济南热电明湖分公司领秀城生产车间运行班长郭磊开始对车间的四台热水锅炉进行新一轮巡检。

在巡检过程中,郭磊一边仔细观察着一台台锅炉的运行情况,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参数的变化。为了用户家中温度正常,根据外网供热需求,郭磊和同事们要确保锅炉出水温度。他说:“这是整个供热系统最核心的地方,锅炉中正在燃烧的是供热原料水煤浆,它燃烧后锅炉才能提供热水,热水进入外网后,热量通过换热站进入各支线和用户家庭。随着天气的变化,我们这里的温度将有2摄氏度到3摄氏度的调整。”

在30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里,类似这样的巡检,郭磊每两小时就要进行一次,一天下来至少要巡检6次,每次都要检查大小设备40多个,一圈下来就要1个多小时。而在这样的巡检过程中,靠着“火眼金睛”发现故障隐患并排除,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前几天,郭磊看到车间一号水煤浆锅炉的引风机风量突然升高,上前检查后发现原来主通道



俯进在“听音辨位”。

里的一枚螺丝发生了松动。“风量升高会抽走热源,造成锅炉燃烧不稳定,如果不调整,出水温度就会降低从而影响供热。”在通知检修人员处理后,一个隐患就这样被消除了。

“我们党支部所辖处室承担着明湖分公司60%的供热生产任务和全部1320万平方米的供热服务工作”,济南热电明湖分公司工程四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成生说,因此,四分公司打造了以郭磊名字命名的“郭炉卫士”党建品牌。作为“党员先锋岗”,从每年10月起,郭磊和同事们就要开始打压循环、进行热网调试。而在每年11月15日到第二年3月15日的供暖期,他们需要24小时值守。“这期间没有休息日,也没有节假日,一线生产人员都是这样。”如今,已经习惯这种工作状态的郭磊,最大的心愿就是“设备不出任何问题,稳定地给居民供上热”。

## 听音辨位 保证换热站安全

“如果说热电厂是整个供热系统的核心,那么换热站就是小区供热的核心。”说这话的是明湖分公司供热项目三处巡检班长付进。对于负责华润中央公园片区、兴隆山庄片区居民冬季供暖及10个换热站保养维护工作的他来说,检查换热站的运行状况,成



郭磊在观察供热参数。



周宁在用户家检查暖气片。

了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检查设备运行情况时间久了,驾轻就熟的他,还练就了听音辨位的本事:“换热站内的机器在运行发出‘嗡嗡’的声音是正常的,如果发出‘吱吱’的声音,那就是循环泵有问题。”

10月31日晚8点,在依山郡小区四区,与往常一样,付进开始下班前的例行检查。没想到,这次检查却让他吓了一跳。“我突然发现一次管网当时没有水流量,明天要开始试供暖,这样一定会影响供热。”看参数,拧阀门、查排气……一点点地排查后,付进发现,原来主管道内有大量积气。“一开始,主管道里的气满满的,排气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出水,接着又放水放水1个小时。”连续3个小时的忙碌后,管网内有了水流量,各种运行参数也逐步正常。“明天热调试,居民家的暖气就会慢慢热起来了。”付进终于松了一口气。

## 温暖方周 让用户暖身又暖心

当郭磊一刻不停紧盯着锅炉时,明湖分公司供热项目三处的供暖管家周宁多半是在忙着接听电话。周宁目前负责的是鲁能领秀城24至29区的供热服务,用户有近1万户。“在供热初期,我一天最多能接200多个电话,都是用户关于供热方面的咨询和求助。”这段时间,周宁早上8点出门,晚上到家往往都在八九点钟。“一天要入户六七十次”。

“您好,我家卧室一直冰凉,能麻烦您看看是怎么回事吗?”11月10日,周宁接到了鲁能领秀城麓府一名业主的求助电话。“今年小区首次供暖,按规定您应找开发商或物业处理”,一边解释着政策,周宁也得知,这名业主已经先后几次求

助物业,但卧室无论如何也热不起来;这时,他在济南热电“温温暖暖”手机客户端上查到了该片区供暖管家周宁的电话,于是试着向他求助。

“我是‘党员示范岗’负责人,我们这个岗位就是要为居民热情服务,所以我觉得还是该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作为党建品牌“温暖方周”的负责人,放下电话后,周宁带上设备朝这名业主家走去。

到了业主家中,周宁发现他家不仅卧室地面冰凉,室内分水器同样冰凉。“一放水,水量非常小,我判断可能是有堵塞。”随后,他用一根细铁丝伸进管道进行试探,“当时铁丝向前伸了两米就卡住了,我立即拔出铁丝发现了一个小钩子再伸进去,从管道内钩出了一小块布。”取出堵塞物后不一会儿,用户家的回水管就热了起来,“这就说明管道已经畅通”,在叮嘱业主仔细检查后,周宁连忙朝下一位业主家赶去。

第二天,正在忙碌的周宁接到了这名用户的感谢电话。“他说卧室终于热了,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能让居民家里热起来,我们的辛苦就值得!”除了用户家中不热的情况,遇到老人忘交取暖费之类的小事,周宁也总是热心地帮着处理。他说:“我是一名供暖管家,还是一名党员,我要尽量为用户多做些,不仅让他们家中暖,也让他们心里暖起来。”

(济南日报融媒报道组 王宝静 赵晓明 鲁婧)



济南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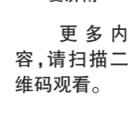
济南日报官微



舜网



爱济南



更多内容,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 2. 释印把

党员会结束后,接着开两委会。高宝清、高绍雨既是支部委员,也是村委会委员。村委会班子中,还有两名非党委委员,一个叫高荣青,女的,计生干部;一个叫刘星田,村会计兼文书。高荣青进屋时,冲高淑贞笑笑,说了声“来了”,便坐在角落里。刘星田进屋后,招呼也不打,一屁股坐下,掏出香烟,点着,顾自吸着,眼皮也没抬。郭强宣布镇党委决定后,照例问高荣青和刘星田,你俩有啥意见?高荣青很干脆,说没意见。刘星田只顾吞云吐雾,并不吭声。

郭强直接点名:“星田,你呢?”刘星田鼻子“哼”了一声,擦出一句:“谁干都一样。”高淑贞一愣,仔细打量刘星田,见他五十开外,两眉深锁,颧骨高耸,眼睛眯眯,烟在唇间抖动,衣襟尽是烟灰,脸藏在烟雾中,冷得像把刀子,显得高深莫测。他心里一颤,知道遇上硬碴子了。

高淑贞想,要干大事,得先把班子的心拢一拢,连着开了几次会。头一两次,她挨个登门通知。后来,她让人捎话。别人都来了,唯独不见刘星田,她只好再上门请,一请二请,竟惯成毛病:开会时,须得高淑贞亲自上门请,否则他不参加。

本来,高淑贞以为,高山会给她使绊子。过了些日子才知道,他的能耐全堆在脸上,在村里没啥根基,也没啥地位,就像小河沟里的泥鳅,掀不起大浪。真正的对手,竟是高深莫测的刘星田。

东太平是个小村,只有100多户,共300多口人,原属官道店大队,后来分出来。刘星田自年轻起,就在官道店大队当会计,资格比刘秉信还老。东太平村支书像走马灯,他却岿然不动,可谓树大根深。不过,他有“命门”:爱赌。所以,一直没有人管。别看刘星田不是党员,更不是支书和主任,却是最高实权者——管着村两委的公章、全村土地资料、全村人的户籍册。

农村的公章有多重要?一句话:掌管村民生老病死。要娶嫁女?先盖章;妇女生娃?先盖章;娃要上学?先盖章;儿想当兵?先盖章;杀猪卖肉?不盖章,开不出防疫证明,甭想进市场。照理说,管公章的人,只是保管员而已,盖不盖、啥时盖,应该听村支书、主任的。但在东太平村,公章成了刘星田私货,平时锁在家里,钥匙挂在腰上。谁想盖章,得看刘星田心情。如果他心情不好,即使村支书、主任同意,他不苟假借,谁说也白搭。甚至有时管理区书记、主任上门,他照样不给盖。更过分的是,村民每盖一次章,他都要收2元钱。理由是村里没给他发工资,盖章就耽误他工夫。村民恨得牙痒痒,当面却不敢得罪,只能赔笑脸。

高淑贞上任后,尝到他盖章的滋味:村民需要盖章时,她得领着村民上他家——无论是她盖章,还是管理区盖章,都须登他家门,陪着笑脸说好话,看着他拉着脸,掏出钥匙,打开家门,取出公章,慢悠悠盖上,从不让别人碰到章。整个过程,就像他在施舍于人,公章俨然成其私有财产。这个过程,于他是一点力的享受,于人却是人格轻慢,甚至是侮辱。只有一点不同,村民盖章须付费,高淑贞或管理区盖章时,他没有开口要钱。

这天中午,高淑贞进门。刘星田刚吃完饭,端着一杯茶,正在嚼着牙,见高淑贞进来,抬下巴:“坐。”

高淑贞在他对面坐下,和颜悦色地说:“星田哥,你盖章收费的事,村民反映到管理区去了,你不能再收了。盖100个章才多少钱?影响不好。今后工资会有,钱比这多多了。”

刘星田沉下脸,茶杯重重一搁,气鼓鼓地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咋过?以后不收就是了。”

见他这么爽快,高淑贞有点意外,很高兴,寒暄几句就告辞了。边走边想:人家虽然有情绪,觉悟也不算差,只要同他讲明白道理,他还是能接受过来的,看来,以后要同他多沟通。

高淑贞高兴早了。自那以后,刘星田确实没再收费,但也不办事了。村民来盖章,他说要出门赶集,没时间。晚上,村民来敲门,他明明在家,就是不开。

高淑贞想,不能再拖下去,必须解决,就向管理区副书记郭伟宏汇报,要把公章收回来。郭伟宏沉吟道:“他管了几十年,你要收回来,他会刁难你的。”

“我不怕。”高淑贞头一扬,“他如果刁难我,我就同他干!”“他不给咋办?你又不给抢。”郭伟宏有点担心。高淑贞想了想,说:“我有个方案,不过,得管理区支持。”

郭伟宏来了兴趣:“你说说,只要合理,一定支持。”高淑贞如此这般,说了计谋。郭伟宏频频点头。这天,高淑贞来到刘星田家,对他说:“星田哥,管理区通知我,要审计呢。”

刘星田抬头问:“审计啥?”高淑贞说:“我来半年了,要审计我的账目呢。”原来,高淑贞上任时,明水镇拨了10万元,用于东太平村的建设,包括修路、架电等。

刘星田皱起眉头:“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呢。我记了30多年账,从没听说要审计。咋的?信不过我?”高淑贞说:“那倒不是,这是新制度。以前,村里穷得叮当响,想审也没啥审。现在,不是有10万元吗?按规定,是要审计的。明天,你把账和公章拿到管理区去。”

听说是管理区的要求,刘星田不敢违抗,有点不情愿,嘟囔道:“就这几笔账,我记得明白着呢,闭着眼睛都背得下来,看他们能审出个啥!”

过了些日子,管理区通知高淑贞,说审计好了,把账本拿回去。高淑贞取回账本后,交给刘星田。刘星田“噢”了一声:“咋只有账本?公章呢?”高淑贞说:“管理区说了,公章统一管理,今后村民要盖章,我到管理区去盖,我有摩托车,去一趟很方便,反正也不远,你也省事了。”

刘星田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愣了半晌,双手一背,低着头走了。几天后,刘星田来找高淑贞,气呼呼地质问:“我问过别的村了,公章都在村里呢,为啥咱村的公章要上交?”

高淑贞早就想好说辞:“别的村支书都是本村的,我是外面派来的。管理区要加强对我管理呀。”刘星田无言以对,悻悻离去。

从那以后,村民要盖章,开证明时,高淑贞腋下冒烟,即去即回,一手代办。这对高淑贞来说,工作量大了,但她很乐意,因为她巧妙地夺回了权力,也

# 涧溪春晓

□徐锦庚 著

化解了矛盾、理顺了关系,村民们很满意。

不过,刘星田从此与她结怨,放风说:“我干了这么多年会计,从来没有哪个书记敢‘咋儿’(济南方言,意即‘怎么’)我,我就她!”平时消极怠工,经常找借口不参加会,土地调整需要查找资料时,不时甩脸色给她看。

高淑贞一直憋着,心想:这是娘家村,抬头不见低头见,尽量维持着,万一撕破脸,将来不好相处。就这么疙疙瘩瘩,到了第二年秋天。

有一天,村里要商量土地调整的事,高淑贞照例上门请刘星田。以前,刘星田都是找借口推。这次,他干脆连借口也不找了,直接说:“咋又开会?我没空!”

高淑贞说:“星田哥,你是会计,又是文书,你不参加,会没法开呀。”刘星田梗着脖子说:“你不是能吗?我不干了,你爱咋干就咋干!”

高淑贞等的就是这句话,当即就坡下驴:“你不干可以,把账本交出来,我另外找人。”刘星田不甘被免,与高淑贞几番较量,最终败下阵来,极不情愿地交出账本儿。

村里有个年轻媳妇,叫高玲,是刘星田本家亲戚,高中毕业,嫁到东太平村。高淑贞看她责任心强,愿意为村里做事,是棵好苗子,就有意栽培她,让她当会计和文书,还培养她入党。

## 3. 清路障

高淑贞每次进出村,最头疼的是村外小道。东太平进出时,须经过官道店村。以前同一个大队,没觉得咋样,外出机会不多,活动范围限于本大队。分开独立为两个村后,去官道店办事少了,外出时再经过官道店,就显得绕道。于是,在官道店村外,东太平修了条生产路。所谓生产路,就是下地干活的路。要修生产路,就得占官道店的地。当年,为了修这条生产路,东太平没少和官道店磨叽,好在原先是一个大队,又都是集体的地,难度还不算太大。包产到户后,哪怕是让出巴掌大的地,农户也像是割自己肉,没那么容易。

这是条土路,坑坑洼洼,步行时三步一晃,骑自行车经常摔跤。若遇雨天,更是泥泞难行,进出须穿雨鞋。最初建生产路时,路基有6米宽,几十年下来,沿路两侧的农户,把弃之不用砖石、瓦砾,随意堆在路旁,秸秆、农家肥一堆积一堆。甚至还有种上桃树的,难处还不算太大。包产到户后,哪怕是让出巴掌大的地,农户也像是割自己肉,没那么容易。

这是条土路,坑坑洼洼,步行时三步一晃,骑自行车经常摔跤。若遇雨天,更是泥泞难行,进出须穿雨鞋。最初建生产路时,路基有6米宽,几十年下来,沿路两侧的农户,把弃之不用砖石、瓦砾,随意堆在路旁,秸秆、农家肥一堆积一堆。甚至还有种上桃树的,难处还不算太大。包产到户后,哪怕是让出巴掌大的地,农户也像是割自己肉,没那么容易。

新官上任三把火。高淑贞走马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先修路,恢复原路基。要修路,就得先清障。沿路的地,大多是官道店的,要清障,须同官道店村打交道。高淑贞找到村支书李学进。李学进有些为难:“都是村民自个儿的,我说不算。要砍掉桃树,你们得赔哩。”

高淑贞不以为然:“这是人民公社留下的路,路上咋能种树?要赔,让他们找钱。”“你就看着办吧。”李学进两手一摊,“我管不了,

修路我没意见,只要老百姓愿意就行。”

两个村沾亲带故的不少。高淑贞发动村民,给官道店村的亲友传话。多数村民通情达理,也希望路能拓宽,他们上地也方便,所以能挪的都挪走了,用不上的就说了不要了。

只有一户村民,就是种桃树那位,外号小黄鼬,要求一棵树赔500元,总共六七棵,须赔3000多元。村里穷得叮当响,哪有这钱赔?高淑贞托人说了多次,小黄鼬梗着脖子说:“不赔钱?甭想从这里过!”

小黄鼬为人强势,“文革”时没少折腾人。有一次批斗老支书,他把滚烫的糨糊涂在大字报背面,“呼”一下贴在老支书背上,烫得老支书惨叫连连。平时,村民都让他三分。

高淑贞打听清楚后,找高宝清、高绍雨、高荣青商议。在场的,还有高志广。高志广比高淑贞高一辈,叫她姑姑,人高马大,性格豪爽,好打抱不平,对高淑贞很恭敬。高淑贞上任后,村里有些人斜眼瞧她,有不服的,有不屑的。高志广听到风声,力挺高淑贞。开始修路后,高志广就跟着跑腿。

听说小黄鼬要横,高志广拍拍胸脯说:“小姑,这事好办,包在我身上!”高淑贞乐了,知道他好喝几口,遂买来两瓶白酒,还有几样熟猪下货,落晚后,叫上高宝清、高绍雨,又拉上自己哥哥,上门犒劳高志广。高志广忙叫媳妇炒几个菜,几个人吱溜起来。

几杯酒下肚后,高淑贞停下筷子:“志广,你有啥好主意?这事不能再拖了。”高志广酒杯一撇,眨眨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淑贞问:“高淑贞以为他提条件。村里一穷二白,拿啥去赏他?”

“就赏这!”高志广端起酒杯,晃了晃,杯里尚剩半杯,盯着高淑贞,“小姑,我透了,你透吗?”透是喝净的意思。

哥哥连忙拦阻:“你怀着身子呢,别喝了。”高淑贞还有大半杯,足有一两多。她略一犹豫,端起杯,同高志广一碰,脖子一仰,杯子见底。

“爽快!”高志广喝一声彩,也一干而尽。高淑贞放下杯子,抿抿嘴说:“志广,这条路,老百姓已经吃够苦头,我想给村里铺条柏油路,没想到第一步就迈不开,我急啊。你别说卖关子了,有啥好主意?快说说。”

高志广拿起酒瓶,给高淑贞斟满,慢条斯理:“这你别管了,今晚只管喝酒,明天早晨看结果。”第二天上午,“咣咣咣!”一阵破锣声,伴随着叫骂声,打破东太平村的静谧。村民开门一看,原来是高淑贞,一手拿脸盆,一手拿木棒,边走边敲,边敲边骂,话语不堪入耳,尽是恶毒诅咒。

开始,村民莫名其妙,听了一会,终于反应过来:那六七棵桃树,昨晚不知被谁砍了,齐刷刷地躺在地上!高淑贞家在王白庄,平时早出晚归,上午进村,听说此事后,抿着嘴偷乐。

过了几天,小黄鼬找上门来,怒气冲冲,要高淑贞赔偿。高淑贞装糊涂:“是谁砍的,你找谁去,关我啥事?”小黄鼬瞪起眼:“就怪你,你不修路,别人咋会砍?”高淑贞端起茶杯,喝了几口水,慢悠悠放下杯,瞅着他:“那是我们全村人走的路,你种树挡道,还有理了?人家在你家门口种树,你会乐意?别说我不知道谁干的,就是我们村里人干的,也不会赔你一分钱。”

“你等着瞧,我就不让你修路!”小黄鼬一蹦三尺

# 连载

高,撂下这句话,甩手而去。

几天后,小黄鼬又种上小树苗,东太平的村民气不平,趁夜把树苗拔了。小黄鼬改种蔬菜,村民路过时,故意踩踏蔬菜。来来回回,反复较量多次,拖延了3个多月。为避免冲突,高淑贞叮嘱,留下一个豁口,先平整其它路基。路基全部平整后,这个豁口像个烂疮疤,特别刺眼,过往村民路过此处时,都要痛骂小黄鼬。小黄鼬惹怒了众怒,脸上挂不住,不再那么嚣张。

第二年开春,高淑贞张罗铺柏油路,让施工队刨掉桃树根,在豁口处填上石碴压实。小黄鼬胳膊撑不过大腿,尽管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垂头丧气败下阵来。

高淑贞挺着大肚子,天天泡在工地。站久了,腿脚肿得很粗,鞋都穿不上。婆婆不乐意了,埋怨她:“为了一条路,要把孩子搭上咋地?”逼着儿子,硬把她拽到住院。

住院一检查,羊水都快没有了。医生皱起眉头:“怎么才来住院?再晚点,孩子保不住了。”紧急实施剖腹产。

因为惦记着铺路,产后40天,高淑贞就执意出院,抱着孩子上工地。柏油路铺好后,全程6米宽,与外面的公路相连,汽车直接进村,村民纷纷说好。高淑贞想,建设新农村,先要让路四通八达。她一鼓作气,在村庄内外继续修路。

东太平村的西侧,有个侯家庄。两村之间有条生产路,原先也是6米,路两侧耕地的主人,眼热那路,你一撇,我一锄,将路面刨成耕地,致使路面只剩2米多。高淑贞要把被占的路面收回来。不过,伐树还好,要想还地于路,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一户是高兆海,原先是农民,后来顶替当了教师,老婆孩子仍在村里。头年冬天,高淑贞早早打了招呼,让他少种两垄麦子,腾出两垄地,来年开春后要修路。毕竟是老师,高兆海还算讲理,说多占的地可以退出来,但如果占他的地,就要就近调给他地。

高淑贞说,可以按亩均600斤麦子,800斤玉米,折价赔给他。但高兆海不同意,坚持要补给他地。高淑贞说,来年将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需重新调整承包地,就答应了。

第二户是刘星田。他本来心里就有气,要从他碗里刨食,岂肯善罢甘休?开始,他让母亲和妻子出面,拔掉村里砸的木桩,坚决不让动他的地。后来,他也像高兆海那样,要求补给他相邻的地。

高淑贞来到地头,用脚丈量刘星田的地,共有190多步。这一丈量,发觉不对劲。她估算,刘星田的地南北长约180米,但查阅地亩账时,刘星田地的南北长度是150米。于是,她找了几个村民,重新丈量刘星田的地,长度是181米!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刘星田这是以权谋私。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是在他手上丈量的。显然,他当年是作弊了,十多年来一直贪占着。

这事惊动管理区,找他谈话。这下子,刘星田慌了,乖乖吐出两垄地。有些村民不服气,私下找高淑贞,要求处理刘星田。高淑贞说:“乡里乡亲的,天天生活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别太较真,让他家抬不起头。既然问题已解决,得饶人处且饶人,就别再追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

迎面而来的拦路虎,一个个被拆开。在高淑贞奔波下,东太平村四周的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村内的断头路,也修成环形路,越走越顺畅。从跬步出发,高淑贞开始千里之行。(4)